

双语庭审中的目的关系与合作程度

刘鑫, 王春丽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摘要】本文以孙杨仲裁案双语庭审语料为研究对象, 基于目的原则探讨法庭口译员在跨语言司法语境中的角色及其对庭审互动的影响。研究发现, 庭审参与者的目的关系呈现动态复合特征, 受口译员双重身份的影响, 其与上诉方律师存在目的一致关系, 而与被告方证人隐含目的冲突, 导致中立性原则的偏离。合作程度与目的关系并非简单对应, 目的中性关系下存在不合作现象, 目的冲突关系中亦出现形式合作。口译员通过话轮操控、信息过滤等策略显著影响互动走向, 如在证人作证时增译以弱化行为主体性, 通过打断话轮引导会话进程等。此外, 合作程度在语境中动态调整, 程序性互动中合作程度较高, 而实质性对抗环节则出现合作断裂。研究揭示, 法庭口译员不仅是语言转换者, 更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制度性参与者, 其职业规范与机构身份的张力导致目的关系的叠合与异变。这些发现拓展了传统法庭话语研究的单语范式, 为优化涉外司法程序中的口译服务规范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双语庭审; 目的关系; 合作程度; 法庭口译员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语用学视域下我国涉外庭审疑问句口译准确性研究”(项目编号 L20BYY022)

【收稿日期】 2025 年 4 月 13 日

【出刊日期】 2025 年 6 月 26 日

【DOI】 10.12208/j.lsj.20250001

The go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degree in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Xin Liu, Chunli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bilingual court proceedings of the Sun Yang arbitration cas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court interpreters and their impact on trial interactions within a cross-linguistic judicial context, based on the Goal Principl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goal relations among trial participants exhibit dynamic and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reter's dual identity, there is a goal alignment with the appellant's lawyer, while a latent goal conflict exists with the respondent's witnesses, leading to a devi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of neutrality.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does not correspond simply to the goal relations; non-cooperation occurs under purpose-neutral relations, and formal cooperation appears in goal-conflict relations. The interprete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direction of interactions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turn-taking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filtering, for example, by adding information to weaken the agency of the speaker during witness testimonies and by interrupting to guide the conversation. Moreover,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adjusts dynamic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with higher cooperation in procedural phases but breakdowns in substantive confrontational phase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ourt interpreters are not merely language converters but also highly agentic institutional participant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ir professional norms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 leads to the overlap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al relations. These findings extend the traditional monolingual paradigm of courtroom discourse studies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interpreting service standards in transnational judicial procedures.

【Keywords】 Bilingual courtroom; Go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degree; Court interpreter

1 引言

双语庭审是指在部分庭审参与人不使用法庭官方语言的情况下, 由法庭口译员作为交际媒介进行的法庭审判活动。作为法律语言学的重要分支, 法庭口译研究聚焦于双语庭审中的语言和交际特征, 以及口译员对庭审进程的影响。在传统移民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 法庭口译研究发展较为成熟, 研究主题和理论视角丰富多元。相比之下, 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主题和方法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赵军峰, 陈珊, 2008; 朱珠, 张威, 2021)。双语庭审话语与传统单语法庭审判话语同属机构性话语, 均受讲话人身份和法庭规则的制约。

在单语庭审中, 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较为明确, 而双语庭审语境中, 由于口译员这一交际媒介的存在, 目的关系和合作程度变得更为复杂。廖美珍(2004, 2005a, 2005b)指出, 庭审参与者往往带有明确的目的性, 其目的关系主要分为三种: 目的一致、目的中性和目的冲突。然而, 现有研究大多在单语语境下展开(胡桂丽, 2009; 吴红军, 2012; 李雅楠, 陈海庆, 2016; 邓彦, 2017), 对双语庭审这一跨文化、跨语言的特殊交际活动关注不足。孙炳文(2017)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汉英双语庭审, 发现法庭口译员对话语标记语的处理策略关联或顺应了律师和法官的交际目的。此外, 庭审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程度也受到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多围绕 Grice 的合作原则展开(Liao, Sun, 2017), 庭审面子系统、礼貌及话语对合作原则的遵守与违反也是语言学界的焦点(Jacobsen, 2008; Lee, 2013; Liu, 2017)。

在双语庭审中,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 更是促进庭审顺利进行的关键要素。因此, 法庭口译对语言转换的准确性和口译员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Hale, 2021)。口译员并非仅仅是“隐形人”或“传声筒”, 而是庭审的积极参与者(Hale, 2008; 赵军峰、张锦, 2011), 对庭审进程、问话策略和参与者角色均会产生影响(Lee, 2015; Ng, 2016; Liu, 2020)。然而, 目前对于双语庭审中目的关系与合作程度的动态特征, 以及口译员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仍显不足。

鉴于此, 本研究将目的原则引入双语庭审分析, 以 2019 年孙杨仲裁案公开庭审视频为语料, 通过话语分析方法, 探讨法庭口译员作为交际媒介时庭审

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和合作程度。本研究旨在揭示双语庭审中目的关系与合作程度的复杂、动态特征, 为法庭口译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并为涉外司法程序中的口译服务规范提供实证依据。

2 目的原则

2.1 目的关系

廖美珍(2004; 2005a; 2005b)通过对大量真实庭审语料的研究, 提出言语行为为目的原则, 发现目的原则和目的关系分析法对中国庭审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庭审参与者都带有明确的目的, 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 目的一致(互动双方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目的), 如辩护人与被告人之间; 目的中性(互动双方之间的目的互无利害, 可以共存), 如法官与其他参与者之间; 目的冲突(互动双方目的互不相容), 如公诉人与被告之间。

在之后的“目的原则和目的分析”系列论文中, 廖美珍(2012)着重分析了目的原则和言语行为互动模式, 根据互动者的不同目的, 将互动的趋向分为三种: 目的趋同、目的冲突和目的中性。并以此为根据, 归纳出法庭互动的五种基本模式, 并指出法庭互动模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互动策略则是取决于庭审交际双方的目的关系和对目的的追求, 为分析法庭言语行为互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2.2 合作程度

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决定了互动双方合作与否, 也决定了双方在何种程度上是合作的, 即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合作是一个连续体, 是一个由不理睬(无言语行为, 公然蔑视)、沉默(无言语行为, 无会话贡献)、公开表示不合作(口头明示“不知道”“我不说”等, 无会话贡献)、形式合作而实质不合作(说不相关的话, 无会话贡献)到低程度合作(会话贡献程度最低)、中程度合作(会话贡献基本满足要求)、充分合作(会话贡献完全满足要求)乃至超额合作(会话贡献供大于求)的由负到正的过程(廖美珍 2004, Liao, Sun 2017)。

对于目的关系与合作程度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 廖美珍(2004)、吴红军(2012)等认为, 在目的关系一致的情况下, 互动双方是合作的, 并且合作程度趋向连续体的正极; 目的中性情况下, 互动双方也以合作为主, 合作程度往往也趋向连续

体的正极；而在目的冲突的情况下，不合作是在预期之中的，即使有合作的情况，其合作程度也往往趋向连续体的负极。

3 研究问题及方法

本文以廖美珍(2004; 2005a; 2005b)和(Liao, Sun2017)提出和运用的目的原则以及对于合作程度连续体的区分,通过话语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双语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和合作程度进行探究,并探讨不同的目的关系下双语庭审参与者之间合作程度的动态变化,揭示双语庭审话语互动的特点。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 双语庭审中,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是怎样的?法庭口译员如何影响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

(2) 双语庭审中,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程度是怎样的?庭审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如何在口译员的影响下进行动态调整?

本文使用的语料为2019年孙杨仲裁案公开听证会。2018年9月4日,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雇佣,三名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 and Management, IDTM)检测人员对孙杨执行了兴奋剂检查。由于怀疑检测人员资质合法性问题,孙杨以不恰当的方式损毁了检测试样。IDTM将此案件上报给国际泳联(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FINA)。FINA于2018年11月19日举行

听证会,案件审理结果为孙杨无需为此案件负责,并且所收集试样无效。WADA对此审理结果表示不满,并向国际体育仲裁庭(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提出对孙杨和FINA的诉讼。经当事人孙杨申请, CAS举行公开听证会审理此案件。听证会于2019年11月15日在瑞士洛桑举行,总时长近12小时,出席人员包括: CAS任命的仲裁团、上诉方WADA的律师代表、被诉方孙杨及其律师代表和被诉方FINA的律师代表、案件相关证人、法庭口译员以及部分在场听众。听证会官方用语为英语,被诉人孙杨及其证人多使用汉语,由法庭口译员以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模式翻译成英语。笔者对语料进行了细致的转写和标注,标注符号参考Jefferson(2004),具体如下:

[文字	重叠话语开始
文字]	重叠话语结束
文字 (0.0)	计时停顿
文字 (.)	非计时短暂停顿
((文字))	转写者注释
#文字#	重音强调
文字/	被他人打断
文字 [sic]	话语中存在语法错误

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为听证会中法庭口译员交替传译的部分,时长约为2.5个小时,包括孙杨方的四个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孙杨总结陈词部分,转写文本共计28217字,见表1。

表1 证人出庭时长及转写字数

	证人一	证人二	证人三	证人四	被诉人总结陈词	总计
出庭时长(分)	25'15"	32'49"	15'29"	47'12"	24'55"	145'40"
转写字数(字)	5967	6847	2634	8326	4443	28217

4 双语庭审中参与者目的关系与合作程度

4.1 双语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

双语庭审由于部分参与者不使用法庭官方用语,因此需要口译员的协助进行交际活动。按照口译员和其他庭审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不同,可分为两大类,即口译员与其他庭审参与者进行的直接互动和以口译员为交际中介的庭审参与者之间的间接互动。其中,口译员与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互动,包括(1)口译员与仲裁团、(2)口译员与被诉方律师、(3)口译员与上诉方律师、(4)口译员与

被诉方证人。口译员为交际中介的庭审参与者之间的间接互动,包括(5)被诉方证人与仲裁团、(6)被诉方证人与被诉方律师、(7)被诉方证人与上诉方律师(图1)。

4.1.1 目的一致: 互动双方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目

被诉方证人与被诉方的辩护律师之间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目的,即帮助被诉方表达诉求。在双语庭审中,口译员作为交际中介,在提供口译服务时,应做到公平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保持中立性,即

与其他庭审参与者之间保持目的中性的关系。然而, 在此次听证会的交传部分中, 提供口译服务的并非职业的、任职于 CAS 或翻译中介派遣的口译员, 而是由于庭审前半部分的同传效果差强人意而被临时

指定提供交传服务的上诉方 WADA 的一名职员。因此口译员具有双重角色, 口译员同时是上诉方职员, 除了口译员的中立角色外, 与上诉方律师之间存在目的一致关系, 如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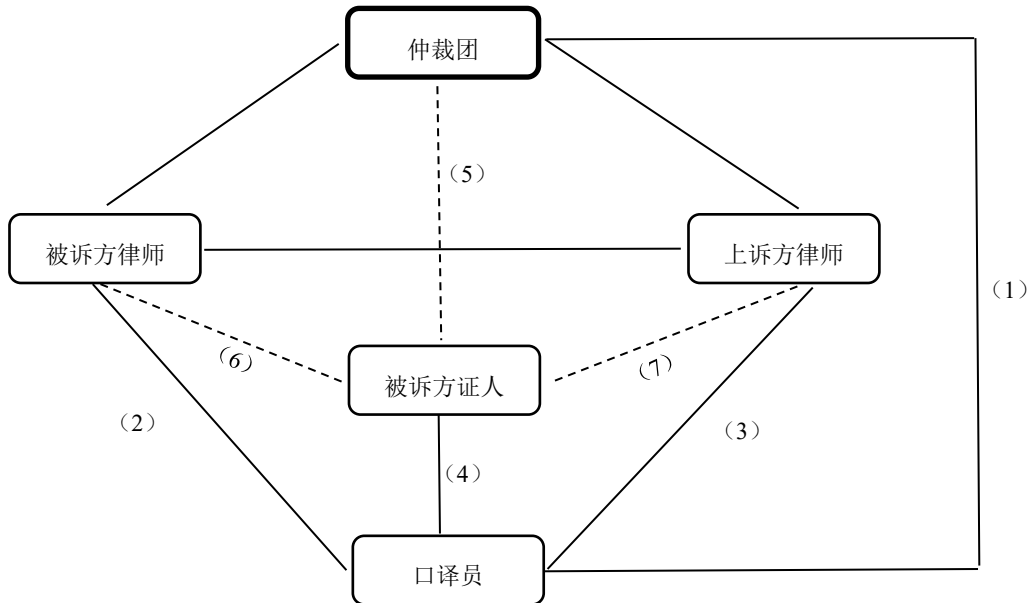


图 1 法庭口译员参与的会话对示意图 (——直接互动 - - - -间接互动)

根据目的原则, 七组会话对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可分为三类, 即目的一致、目的冲突和目的中性。此种目的关系一般来讲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在本案中, 如前文所提及, 本案中口译员为临时任命, 其另一身份为上诉方职员。因此, 在翻译过程中或

许受其身份、立场制约, 未能自始至终保持口译员的中立立场, 为庭审参与者之间目的关系增加了复杂性和动态性(见表 2)。以下将按照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分别进行探讨。

表 2 七组会话对目的关系及互动模式

会话对	目的关系	互动模式
(1) 口译员与仲裁团	目的中性	
(2) 口译员与被告方律师	目的中性/冲突	口译员与其他庭审参与者进行的直接互动
(3) 口译员与上诉方律师	目的中性/一致	
(4) 口译员与被告方证人	目的中性/冲突	
(5) 被告方证人与仲裁团	目的中性	以口译员为交际中介的庭审参与者之间的间接互动
(6) 被告方证人与被告方律师	目的一致	
(7) 被告方证人与上诉方律师	目的冲突	

例 1:

01 上诉方律师: And in Paragraph 30, the athlete says: "I randomly (.) picked a bottle and handed to the guard". Is that consistent with your recollection that night that the athlete picked the sample and handed to

the guard?

02 口译员: 那么这一段, 第 30 段落里边这个证词里边, 呃, 运动员讲到: "当时我就随手拿了一个有血样的这个玻璃瓶, 然后递给了保安", 这是不是当时当晚您看到的情况?

03 证人四: 是他们把, 是主检察官和血检, 呃, 血检官把药, 把那个检查瓶递给了, 递给了我。然后我把他们递给了保安。

.....

04 证人四: 是血, 血检官。

05 口译员: The BCA handed me one bottle and I gave it to/

06 证人四: 从拿出了一个瓶子看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她从/

07 口译员: She checked the bottle.

08 证人四: 她从下面, 她说从下面可以把打开以后, 就薄弱的地方打开把血样拿出来。

09 口译员: She said it seems possible to open the bottle from the bottom and/

10 证人四: 就可以把血样可以取出来了。

11 口译员: Maybe it's possible to take the blood sample out that way. 下边?

12 上诉方律师: So, the athlete's statement was wrong when he said that he picked up the bottle/

13 证人四: 然后他/

14 口译员: Your question, Brent. You continue.

15 上诉方律师: So, the athlete was wrong when he says "I picked the bottle"?

例 1 中, 证人四正在详细描述案件发生时运动员处理血样的情景(03,04,06,08,10)。上诉方律师进一步提问运动员的证词是否有误(12), 证人此时还是坚持叙述细节, 被打断后(13), 口译员立即争夺话轮, 并把话轮直接转给上诉方律师, 口头上明确提示他可以继续提问(14)。此外, 口译员直呼上诉方律师的名字(given name), 体现了双方是熟识的同事关系, 而非口译员和上诉方律师之间的职业关系。在本例中, 口译员主动打断证人的话轮、争夺话轮并把话轮让渡给上诉方律师的做法, 体现了译员角色的双重性及其与庭审参与者之间复杂的目的关系。

4.1.2 目的冲突: 互动双方的目的相悖, 代表不同的利益。

例 2 中证人一来自于被诉方, 与上诉方律师之间的目的关系是冲突的。从口译员作为上诉方 WADA 职员的身份来说, 口译员与被诉方律师和被诉方证人之间也存在着目的冲突的关系, 这是由译员身份的双重性和法庭审判原被告之间的对抗性所

决定的。

例 2:

01 上诉方律师: You went to find a tool to break the blood sample container?

02 口译员: 他说您是这个, 是找到了这个(.)打开这个玻璃瓶的那个工具, 是您协助找到的?

03 证人一: 嗯? 我没有找到工具。

04 口译员: [是您协助?]

05 证人一: 因为,]不是, 是这样的, 因为主检察官说要把, 呃, 外包装带走, 然后血、血瓶就是分离嘛, 留, 留给我们, 所以她建议我们去, 就是说给她分离, 是主检官说的。

通过对上诉方律师的源语和译语的对比(01,02), 我们发现此处口译员增译了“协助”这一信息(02)。在证人一作出“我没有找到工具”这一答复之后, 口译员并没有按部就班将回答翻译成英语, 而是再次重复并强调“是您协助”的部分问话内容(04)。在本例中, 源语中上诉方律师直指是不是证人一去找可以用来打开血样瓶的工具, 而增译“协助”这一信息减弱了证人一作为主体参与这一行为的程度, 更容易引导证人做出肯定的回答。如果证人做出肯定的回答, 这就成为被诉方处理样本不得当的有力证据。口译员此处增译的原因和动机我们无从证实, 但其增译从客观上减轻了证人作为行为主体的责任, 增加了其做出肯定回答的可能性。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 或许因口译员职业背景所致。由此可见, 本应持中立立场的口译员受其多重身份的影响可能和其他庭审参与者之间存在目的冲突的关系。

4.1.3 目的中性: 互动双方的目的互无利害。

庭审中, 法官话语多带有中立性质, 特别是程序性话语(如例 3)。案例中体育仲裁庭的仲裁团由 CAS 任命组成, 仲裁团的角色为裁判者, 他们需要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提问以及双方证人的证词, 依据法律, 不偏不倚地解决分歧。因此仲裁团与口译员和被诉方证人均为目的中性的关系。

例 3:

01 仲裁团主席: Welcome, Mr. Hao Cheng, team leader of Chinese national swimming team. Um, thanks for coming. And I remind you, as to all the witnesses, you have to tell us the truth, of course, all the truth, and

talk about facts, events while abstaining from expressing opinions or going through speculations. With that, um, Mr. Meakin had the floor, has the floor for ten minutes first.

02 口译员: 他说非常感谢您作为中国游泳队的领队出席今天的, 呃, 听证会, 请在您今天做证词的时候, 请保证您提供的所有内容是基于事件本身和事实, 不要, 呃, 讲个人的观点、意见或者一些印象或猜测。那么下面先由孙杨的法律顾问对您进行提问。

例 3 为仲裁团主席在证人作证之前的常规性指令话语, 要求证人基于事实作证, 体现了仲裁团与证人之间目的中性的关系。口译员在提供口译服务时, 按照职业道德规范要求, 应该做到中立、不偏不倚、准确地进行翻译, 与口译服务接受方的关系亦为中性。高质量的法庭口译应不改变源语的内容, 没有增译或漏译, 因此也会保持仲裁团成员和其他庭审参与人之间目的中性的关系。

4.2 双语庭审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程度

4.2.1 口译员与其他庭审参与者进行的直接互动

(1) 口译员与仲裁团

口译员与仲裁团之间的直接互动往往发生在庭审进程不顺利时(如例 4、例 5)。仲裁团与口译员之间为目的中性关系, 双方之间以合作为主, 偶尔也有不合作。

例 4:

01 仲裁团成员: I just want to ask you, you mentioned at Paragraph Eight of your witness statement that you follow and your training, anti-doping training at CHINADA, (.) CHINADA, yeah.

02 口译员: 第八段里您讲到, 您有这个每年都会参加 CHINADA 组织的反兴奋剂的相关培训。

03 证人二: 第八段?

04 口译员: It's in No. Nineteen or Twenty? Paragraph Eight, which one?

05 仲裁团成员: It's Paragraph Eight of his witness statements. [Let me see.

06 口译员: The witness has two.] 每年参加 CHINADA 组织的培训。

07 仲裁团成员: Paragraph Seven.

08 口译员: Paragraph Seven? In Nineteen? Tab Nineteen?

09 仲裁团成员: Of Tab Nineteen. Witness Bundle One.

例 4 取自证人二出庭的语料。会话发生在直接询问与交叉询问结束之后。此时, 仲裁团成员想确认证人是否每年都会参加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组织的培训(01), 进而确认证人是否对运动员接受反兴奋剂检查的流程有充分的了解。提问时, 仲裁团成员指出了需要参考的证人书面证言的位置, 口译员此时并未仅仅翻译有关文件位置的信息, 而是直接与仲裁团成员进行沟通(04,06,08), 最终找到文件。根据法庭口译行业规范, 口译员应该将自身行为严格限制为口译活动本身。在语料中, 口译员帮助确定文件位置, 这超出了口译员行业规定的行为范围, 但口译员此时主动选择成为提问者的“指定听者”(addressed recipient), 积极地参与到提问环节中, 初衷是为了帮助仲裁团节省时间, 避免了仲裁团与证人之间可能因文件位置不正确而导致的问题。因此, 这一行为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合作。然而, 随着口译员成为“指定听者”, 原本身为“指定听者”的证人被屏蔽在了会话之外, 证人此时变为了“非指定听者”(unaddressed recipient), 庭审参与程度大大降低。

例 5:

01 仲裁团主席: And let'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because the athlete has only ten minutes.

.....

02 被上诉人: 虽然我不是律师, 但是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兴奋剂检查, 我知道检察期间检察人员时绝对禁止对运动员进行拍照或录像。

03 口译员: Although I'm not a legal expert myself, being an elite athlete undergoing many doping control tests, I'm [quite knowledgeable/

04 仲裁团主席: Mr. Sun Yang,] you have to conclude because you have by far beyond ten minutes. Let's /

05 口译员: I'm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the requirement that no photo taking or filming were allowed during the doping control process.

06 仲裁团主席: Excuse me, is Sun Yang

understood he has to conclude [sic]? Did you translate?

07 口译员: How much time, excuse me?

08 仲裁团主席: We, we, we have given him #more than# 10 minutes. I give you additional 4 minutes.

例 5 来自被诉人的总结陈词。此时, 被诉人的总结陈词早已经超过了时间限制, 仲裁团主席打断了口译员的翻译, 并对超时进行了提醒(04), 但口译员没有对仲裁团主席的提示话语进行翻译, 而是打断仲裁团主席的话轮, 继续完成自己未完成的话轮(05)。仲裁团主席不得不在口译员完成翻译之后, 再次提醒被诉人必须完成总结陈词, 并直接询问口译员是否对他的话语进行了翻译(06), 随后才获得口译员的反馈(07)。在此互动过程中, 口译员在翻译过程中被仲裁团主席打断, 并且对仲裁团主席的提醒话语选择无视而继续进行未完成的翻译, 这有悖于行业规范所规定的准确性原则。无论是仲裁团主席对口译员的打断, 还是口译员对仲裁团主席话语的无视, 均体现了双方不合作的关系。

(2) 口译员与被诉方律师

语料中, 口译员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交际中介为被诉方律师提供口译服务, 直接互动行为仅有两例, 均属于程序性话语, 并不涉及有关案件的实质性内容, 因此双方之间直接互动以充分合作为主。

例 6:

01 被诉方律师: Thank you, Mr. Chairman. ((cough)) Mrs. Ming Yang, can you turn to the witness file, which is in front of you?

02 口译员: [请您看一下。]

03 被诉方律师: And turn to Tab Seventeen.]

04 口译员: Which binder? Which bundle?

05 被诉方律师: It's the witness bundle.

06 口译员: There are two.

07 被诉方律师: One.

08 口译员: OK, bundle One, yeah, sorry. (.)这是那个证人(.)做的证词。

例 7:

01 仲裁团主席: It would be good if somebody would assist the witness to find the papers, to find the documents, please. [Maybe] Mr.***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02 口译员: [Yeah, we are there.]他会给您留时

间, 能够, 这个, 找到相应的这个表述文件。

03 证人一: 嗯。

04 口译员: ((直接对被诉方律师说))Yeah, we're already to (.) move on.

例 6 和例 7 选自证人一出庭的语料。在两个例子中, 证人一在确定文件位置时出现了困难, 口译员均跳出口译员角色, 和被诉方律师进行互动, 积极协助确认文件位置(例 6 中 04, 06, 08), 并口头提示被诉方律师可以继续提问(例 7 中 04)。口译员此举虽然不符合法庭口译行业规范, 但其积极参与协调庭审进程, 体现了和被诉方律师之间充分合作的关系。

(3) 口译员与上诉方律师

口译员与上诉方律师之间的直接互动主要发生于口译员要求上诉方律师重复问题时。由于本案中口译员身份具有双重性, 因此口译员与上诉方律师之间一方面是目的中性关系, 一方面是目的一致关系。通过对口译员与上诉方律师之间直接互动的分析, 发现双方之间是充分合作的。

例 8:

01 上诉方律师: And then (.) you went to find tools to use to break the (.) sample container, correct?

02 证人一: 什么?

03 口译员: Can you repeat the first part, Brent? I can't hear you.

04 上诉方律师: You went to find a tool to break the blood sample container.

例 8 发生在证人一的交叉询问环节。口译员此时未能成功捕捉源语信息, 要求重复, 并且在要求中直接称呼上诉方律师名字(03)。面对这一请求, 上诉方律师积极配合, 再次重复问题, 这体现了双方充分的合作。在法庭这一机构性场景下, 参与者之间的称呼一般应使用职业称呼, 而不是直呼参与者的名字。口译员直接称呼上诉方律师名字的行为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同事关系, 双方之间的合作程度趋于合作连续体的正极。除此以外, 本文中例 1 也体现出口译员未能摆脱自身角色的冲突, 已经跳出口译员这一职业角色, 对庭审进行了程序性的指令, 将话轮转给上诉方律师, 属于充分的合作。

(4) 口译员与被诉方证人

语料中口译员与被诉方证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共

有 16 处, 通过对双方之间这 16 处对话的分析, 可以按照口译员话语功能将其分为三大类: (a) 确认信息; (b) 表示许可; (c) 解释说明。三类功能下, 仅确认信息功能下有少量不合作的例证, 其余均体现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口译员与证人一方面是目的中性关系, 一方面是目的冲突关系。双方以充分合作为主, 不合作为辅, 不合作的原因大多是证人答非所问。

口译员与被诉方证人之间互动属于第一个类别的(确认信息)共有 11 处。这一话语功能下, 互动双方以合作为主(如例 9), 仅有少量不合作互动(例 10)。

例 9:

01 证人三: 我想说的是, 与我通电话的这位是主检官, 他有资格证书, 但是与他同来的血检官和尿检官, 血检官只有护士证, 尿检官只有身份证, 这样一个事实。

02 口译员: The person who talked with me on the phone was the DCA, was the DCO who had the DCO accreditation documentation. However, the DCA and BAC who were together with her that night, um, excuse me. However, the, the BCA who was on the doping control team that night only showed her nurse certificate. And, DCA 对不起, 您刚才说的 DCA 尿检官是有什么?

03 证人三: DCA.

04 口译员: Yeah, 他也是有什么东西?

05 证人三: 只有身份证

06 口译员: OK. He only showed his national ID.

例 9 选自证人三出庭的语料。口译员在翻译证人证词的过程中, 发现对尿检官提供了什么身份证明这一关键信息不确定, 因此向证人询问、确认(02, 04)。证人则是积极配合, 强调关键信息(03, 05), 这体现的是双方之间的充分合作。

例 10:

01 上诉方律师: I've,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your son's counsel can ask you those questions. Yes or no, did you propose calling the police?

02 口译员: 运动员的代表会给您时间来讲述这个, 他的时间很有限, 他#必须#完成他所要提的问题, 之后您会有时间/(.)解释。

03 证人一: 嗯, 他问我什么?

04 口译员: OK, you can continue. She is ready for the next question.

05 上诉方律师: What was the answer, did you propose calling the police, yes or no?

06 口译员: 您是不是提到了您会这个打电话, 跟警察联系, [在第 13 段。

07 证人一: 嗯, 对,]我不是/

08 口译员: 请您回答是还是不是。

例 10 选自证人一出庭的语料。上诉方律师提问证人一她当时有没有建议联系警察, 未得到证人的正面回答, 继而继续追问(01)。口译员在翻译中只传达了部分内容, 而没有翻译上诉方律师的重复性提问(02), 这直接导致证人无法回答提问, 而是直接向口译员提问“他问我什么”(03)。而此时, 口译员完全忽略了证人的疑问, 转而对上诉方律师发出指令, 让他继续提问(04)。上诉方律师继续重复同一问题, 并要求证人给出明确的答案(05), 遗憾的是律师提问中的“what was the answer”和“yes or no”等明确要求答复的提问策略均没有在翻译中体现出来(06), 证人的回答仍是模棱两可(07), 这时口译员直接使用祈使句向证人提出要求“请您回答是还是不是”(08)。此轮翻译中, 口译员违反了准确性原则, 上诉方证人则违反了合作原则中质(quality)的准则和相关性(relation)准则, 体现双方之间的不合作。

口译员与被诉方证人的互动属于第二个类别的(表示许可)共有四处(如例 11), 属于第三类别(解释说明)的只有一处(例 12)。两类话语功能下, 双方都是相互合作, 甚至是高度合作的关系。

例 11:

01 证人四: 因为尿检官和血检官都不能提供关于本次检查的授权的授权证明, 所以韩照岐先生强调我说, 由于检察人员不能提供相应的, 相应的检查资质, 所以本次检查(3)。

02 口译员: OK, um, given that neither the DCA nor the BCA could provide, um, the releva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ation, at Doctor Han, Mr. Han's suggestion. 您可以继续。

03 证人四: 所以本次检查不能继续完成。

例 11 选自证人四出庭的语料。证人四在证词较

长的情况下, 主动采用停顿的方法(01)给予口译员可以进行翻译的暗示, 目的在于降低较长证词可能给口译员带来的理解难度。而口译员在完成翻译后, 直接对证人进行提示“您可以继续”(02), 避免无效等待, 且使用礼貌性用语“您”。双方之间是充分合作的关系。

例 12:

01 口译员: 我就坐在边上, 一句一句这样翻, 好不好?

02 证人二: 好。

03 口译员: 长的问题我会打断, 双方这样保证这个, 翻译尽量准确, 贴近事实。

例 12 选自证人二出庭的语料。对话发生在证人二出庭就坐之后, 口译员向证人解释翻译如何进行(01), 以及个别时候口译员有可能打断讲话, 目的是为了翻译的准确性(03)。因此, 证人在作证时会注意证词的速度以及长度, 以降低源语速度过快或过长给口译员带来的认知负荷, 从而提高翻译质量。因此, 这一点体现了双方之间合作的关系。

4.2.2 以口译员为交际中介的庭审参与者之间的间接互动

被诉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多使用汉语, 而庭审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因此, 被诉方的证人与其他庭审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都需要通过口译员的翻译协助来完成, 涉及的会话对有三个, 包括被诉方证人与仲裁团, 被诉方证人与被诉方律师, 被诉方证人与上诉方律师。

(1) 被诉方证人与仲裁团

被诉方证人与仲裁团之间是目的中性的关系。双方之间的互动主要有程序性和实质性互动两种, 且以程序性互动为主, 实质性互动只在证人二和证人四出庭时有体现。程序性互动的内容多为仲裁团主席对于证人作证需基于事实、而非个人想象和猜测的指令以及作证结束后的退场指令, 双方之间以合作为主; 而双方之间的实质性问话则具体地展现了双方之间不合作的关系(例 13)。

例 13:

01 仲裁团: Um, in the context of this training, um, what does CHINADA explain to you, um, when a sample collection process raises concerns for an athlete? What are the steps that should be taken? Um are the

steps the ones that you describe at Paragraph Twelve of the same witness statement, namely that the samples cannot be taken away? Or should an athlete go through the process and recall all the concerns that the athlete has with the process?

02 口译员: 那您, 在您参加 CHINADA 这种相关的反兴奋剂培训当中, CHINADA 有没有讲解介绍到, 当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查的过程中, 如果运动员对检查的过程, 呃, 有任何质疑和问题或担忧的时候, 那么该如何处理? 都有哪些步骤? 那么在同样的, 您的出示这个这份十九证词里面的第 12 段, 那么您这个, 讲到, 呃, 说血样不可以被, 呃, 兴奋剂检查人员带走, 那么这个, 包括这种处理方案吗? 呃, 那么他们有没有讲到, #如果#在这篇内容会不会讲到, 如果运动员在接受检查过程中出现了这些, 呃, 问题, 或者他有担心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坚持把兴奋剂检查的这个过程完成, 然后在相关的文件上做表述和记录, 啊, 运动员的担忧和顾虑?

03 证人二: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 反复强调, 通知运动员检查之前, 首先要出示自己的证件和授权书, 完了告知运动员, 我这个检查是来自于哪一个地方的授权, 以及检查的类型是血检还是尿检, 运动员根据授权书核准他的证件以后才能进行兴奋剂的检查, 这也是为了维护 WADA 的 code。

04 口译员: During our training with CHINADA, it's repeatedly emphasized, before notifying the athlete for the doping control, the DCO must present, the doping control personnel must present their accreditation documentation and authorization, informing the athlete the test was organized by which organization and what the type of sample or samples to be collected. After the athlete verify or validate the accreditation and authorization documentation, the doping control process will proceed. I, I think this [sic] also kind of respect to WADA's code.

05 仲裁团主席: Thank you very much. Doctor Zhaoqi. Aga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s for your testimony. You are free to go, thank you.

例 13 选取自证人二出庭的语料。在交叉询问过后, 仲裁团对证人进行了提问。仲裁团的提问一次性包括了四个问题, 包括两个特指疑问句和两个是

非疑问句(01), 其中还夹杂着对证词文件的间接引用。源语信息如此密集不仅会给口译员带来高强度的认知负荷, 也会给证人作证造成干扰。口译员的译文中频繁使用“呃”、“那么”、“这个”等表述(02), 译语十分不流畅, 额外增加了证人理解问题的难度。而证人二在回答中仅明示了 CHINADA 相关的反兴奋剂培训对于运动员可以接受检查的条件(03), 并未直接回答仲裁团的四个问题, 作证便被要求结束(05)。因此, 问题密集、信息传达不流畅可能导致证人遗漏问题, 导致提问的效果不如预期。双方之间的实质性问答体现的是双方不合作的关系, 而这种不合作的关系由于口译员译语的不流畅被再次加重。

(2) 被诉方证人与被诉方律师

被诉方证人与被诉方律师之间是目的一致关系。在直接询问开始之初, 被诉方律师程序性地向证人确认证词为相应的证人所作以及是否需要修改。在这一过程中, 每一个证人都积极配合, 给出明确答案, 体现了双方之间充分合作的关系(例 14)。直接询问和再询问过程中的实质性问话, 律师也大多采用开放式问题, 并且给与证人拥有多个话轮的机会详细叙述事情经过(例 15)。因此被诉方与被诉方证人之间的互动, 不论是程序性还是实质性的, 双方之间都是高程度的合作。

例 14:

01 被诉方律师: So, Tab 21. Is that your witness statement that you filed before FINA?

02 口译员: 这是不是您向泳联提交的证言, 请您确认一下。

03 证人三: 确认。

04 口译员: Yes. [I confirm.]

05 被诉方律师: And] Tab 22 of the page.

06 口译员: 22

07 被诉方律师: Is that your witness statement that you filed before CAS?

08 口译员: 22 是您向体育仲裁庭提交的证词, [是这样吗?

09 证人三: 确认。]

10 口译员: Yes.

例 14 选自证人三出庭的语料, 为被诉方律师与被诉方证人之间的程序性对话。在直接询问中, 开

始实质性提问前, 被诉方律师都会向证人确定证词的真实性以及是否需要修改(01, 07)。对于这一系列程序性问话, 每一个被诉方的证人都积极配合, 给出快速以及明确回答, 符合合作原则中的量(quantity)、质(quality)以及相关性(relation)准则, 完全满足会话需求, 体现了被诉方与被诉方证人之间充分的合作。口译员在处理程序性提问的时候, 在源语疑问句的基础上酌情增加了祈使句(02)或者附加疑问句(08), 显化了其邀请确认的语用功能, 有利于从证人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 客观上也强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例 15:

01 被诉方律师: Alright. Um, now on the evening in question that is the 4th and 5th, of the September, 2018, you had some communications with, um, Doctor Ba Zhen, can you please describe for the tribunal what the subject matter was t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with Doctor Ba Zhen?

02 口译员: OK, 呃, 我们知道在 2018 年 9 月 4 号晚上对孙杨进行检查的这个期间当中, 那么您这个和这个巴医生有一定的沟通, 您能不能讲一下当时你们两个这个通话的谈话的主题内容是什么, 给评审团, 呃, 详细的介绍一下?

03 证人二: OK, 嗯, 在 2018 年 9 月, 因为我通话的时候, 严格意义上面来讲, 应该是 9 月 5 号凌晨 1 点左右。

04 口译员: OK, um, to be precise, when we talk on the phone with each other, it's already around the one o'clock early morning of 5th, September, 2018.

05 证人二: 因为巴震告诉我来了三位检察官要对孙杨实行赛外的尿检跟血检。

06 口译员: OK. I was told by Doctor Ba Zhen that three doping control personnel were there, um, to conduct urine and the blood test on Sun Yang. (.) Out of competition test. Sorry.

07 证人二: #但是#, 嗯, 只有一位,

08 口译员: [However,

09 证人二: 主检官,]有(.)资格证书,

10 口译员: Only one DCO had her accreditation document.

11 证人二: 监督尿液的(.)检察官没有任何的资

质(.)资格证书,

12 口译员: The witnessing DCA had no accreditation document.

13 证人二: 血检官也没有血检官证书。

14 口译员: And BCA had no BCO accreditation document.

例 15 选自证人二出庭的语料,为被诉方证人与被诉方律师之间的实质性问话。被诉方律师询问证人二与医生通话的细节(01),这一信息为案件的关键证据。被诉方律师使用开放式问题,给与证人多个话轮,进行详细解释(03, 05, 07, 09, 11, 13),并且在接下来的提问中先后采用“what was your advice to Doctor Ba Zhen as a result of that”,“what did you tell him”等问题循循善诱,一步步引导证人做出有利于被诉方的证词。当证人适当停顿降低语速(09, 11),使用短句(07, 09, 13)强调关键信息时,口译员也对短句逐句进行了翻译(08, 10, 14),如实反映了被诉方律师与被诉方证人之间充分合作的关系。

(3) 被诉方证人与上诉方律师

被诉方证人与上诉方律师之间是目的冲突的关系,上诉方律师对被诉方证人进行的交叉询问是此次庭审的主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围绕着被诉方“暴力抗检”以及检测人员身份的合法性进行,多采用封闭式问题,如“did you call the police, yes or no?”,“do you know whether Doctor Ba Zhen do that intentionally or did he not understand the anti-doping rules?”,“at least one of the two following requirements should be met: either an IDTM DCO certificate or a FINA authorization, correct?”等等。并且在被诉方证人想对这些封闭性问题做出详细的具体解释时,上诉方律师也会直接拒绝(例 16),体现了双方之间不合作的关系。

例 16:

01 上诉方律师: And then after that,]so, so you understood the doping control officer objected to your son (.) going to the bathroom alone.

02 口译员: 他说后来那个主检察官又#改变#了他的这个观点,就#不允许#他一个人去卫生间了。

03 证人一: 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就是叙述一遍。

04 口译员: I think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moment in the whole event that's why I'd like to a give you more details (.) if you allow me to do so.

05 上诉方律师: You, your attorney would be allowed to ask you questions. So/

例 16 中,上诉方律师提问证人是否知道主检察官不允许被诉人一个人去卫生间(01),对此,证人请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解释(03),但是得到了上诉方律师的直接拒绝(05)。证人意图对问题进行具体解释,实际上是在给出答非所问的答案,这种情况下,上诉方律师在后续的交叉询问中多次说明“*That wasn't my question.*”“*That was not response to my question.*”“*I only have a limited amount of time, so, I'll let your son's attorney to ask you that question.*”等来否定证人的回答,体现双方之间高程度的不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口译员对上诉方律师问话的翻译中(02),使用了转述话语标记语“他说”,把口译员的身份和上诉方律师话语区分开来。口译员往往在双方处于对立关系时采取转述的策略,但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法庭口译行业规范,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诉方律师和证人的对立关系。另外,证人一无视上诉方律师的提问(01),只是单方面表达了想细节陈述案件过程的意愿(03),而口译员在译语中补充了“*if you allow me to do so*”,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关系。

分析发现,合作还是本公开双语庭审的主要基调,参与者之间整体上还是保持着尊重、包容的态度。其原因主要在于此次庭审为公开形式,且涉及知名运动员以及体育竞技主要的国际组织。合作程度并非完全取决于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合作程度在互动语境中进行动态调整。而口译员作为交际的中间人,也对互动双方的合作程度产生影响。

5 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庭口译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针对双语庭审中的目的关系与合作程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亟待深入与拓展。本研究以目的原则为理论框架,运用会话分析方法对孙杨仲裁案双语庭审语料进行剖析,聚焦于法庭口译员与其他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以及合作程度,并深入探讨口译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庭审互动的的影响机制。通过系统分析,本研究揭示

了双语庭审中目的关系与合作程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为法庭口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基础。

研究发现, 双语庭审中的目的关系呈现出动态复合特征, 其复杂性不仅源于庭审参与者的多元利益诉求, 更因口译员的双重身份而加剧。口译员作为庭审中的关键角色, 其身份的双重性导致其中立性原则受到挑战, 进而影响了庭审参与者之间的目的关系。在理想状态下, 口译员应保持中立, 与各方维持目的中性关系, 然而, 实际庭审中, 口译员的身份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其在庭审中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原有身份的影响, 从而与部分参与者形成了双重目的关系。这种身份与目的的叠合, 使得庭审中的目的关系呈现出多维度的动态变化, 远比传统研究中所划分的目的一致、目的冲突和目的中性三种类型更为复杂。

进一步而言, 合作程度与目的关系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在庭审互动中, 合作程度呈现出高度的动态性和语境敏感性。即使在目的一致的情况下, 也可能因口译员的行为而出现合作程度的波动; 而在目的冲突的情况下, 双方也可能因策略性互动而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这一发现表明, 庭审互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其中口译员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者, 更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制度性参与者。他们的行为, 如话轮操控、信息过滤和增译等, 对庭审互动的走向和合作程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口译员的能动性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庭审效率, 但其部分行为, 如译语不流畅、忽略话轮等, 也可能对庭审进程产生阻碍。

双语庭审的复杂性远超单语庭审, 其涉及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以及口译员的中介作用。这种复杂性要求重新审视法庭口译的实践规范和理论框架。口译员的职业行为不仅受到专业规范的约束, 还受到其机构身份和庭审语境的双重影响。因此, 法庭口译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分析, 而应拓展至社会文化层面, 关注口译员在跨文化司法语境中的角色、身份认同及其对庭审互动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引入“目的关系—合作程度”双维分析模型, 拓展了传统庭审互动研究的理论边界, 为构建双语司法语境下的译者角色研究框架提供了新视角, 同时也为优化涉外司法程序中的口译服务

提供了实证依据。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 个案研究虽然能够深入揭示双语庭审的特殊性, 但结论的普适性仍需通过多类型案件的对比研究加以验证。其次, 文化差异对目的关系建构的影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未来研究可扩大语料来源, 建立多类型案件的双语庭审语料库; 引入多模态分析方法, 考察非语言因素对合作程度的影响; 深入探讨文化差异与法律传统的交互作用对庭审互动的影响机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双语庭审话语分析框架, 为涉外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 [1] Hale, Sandra. 2008. Controversies over the role of the court interpreter[C]// M. L. Martin & B. J. Nicholls (eds.). *Crossing borders i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Definitions and dilemma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76: 99-121.
- [2] Hale, Sandra. 2021. Court interpreting: The need to raise the bar: Court interpreters as specialized experts[M]// M. Coulthard, A. May and R. Sousa-Silv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orensic Linguistics*. Abingdon/New York: Routledge, 485-501.
- [3] Jacobsen, Bente. 2008. Interactional pragmatics and court interpreting: An analysis of face[J]. *Interpreting*, 10(1): 128-158.
- [4] Jefferson, Gail. 2004. Glossary of transcript symbols with an Introduction[C]// G. H. Lerner (Ed.). *Conversation analysis: Studies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3-23.
- [5] Lee, Jieun. 2013. A study of facework in interpreter-mediated courtroom examination[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1(1): 82-99.
- [6] Lee, Jieun. 2015. How many interpreters does it take to interpret the testimony of an expert witness? A case study of interpreter-mediated expert witness examin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28(1): 189-208.
- [7] Liao, Meizhen & Sun, Yadi. 2017. Cooperation in Chinese courtroom discourse[J]. *The Pragmatic Turn in Law*, 3: 57-82.

- [8] Liu, Xin & Hale, Sandra. 2017. Facework strategies in interpreter-mediated cross-examinations: A corpus-assisted approach[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On Corpus-based Dialogue Interpreting Studies*, 22: 57-77.
- [9] Liu, Xin. 2020. Pragmalinguistic challenges for trainee interpreters in achieving accuracy: An analysis of question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 five cross-examinations[J]. *Interpreting*, 22(1): 87-116.
- [10] Ng, Eva. 2016. Interpreter intervention and participant roles in witness examin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preter Education*, 8(1): 23-39.
- [11] 邓彦. 2017. 法庭话语语言据性策略选择中的交际目的及权势关系[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 20-25.
- [12] 胡桂丽. 2009. 目的原则下的刑事审判话语标记语研究[J]. *外语学刊*, (4): 56-60.
- [13] 廖美珍. 2004. 目的原则与法庭互动话语合作问题研究[J]. *外语学刊*, (4): 45-49.
- [14] 廖美珍. 2005a. “目的原则”与目的分析(上)——语用研究新途径探索[J]. *修辞学习*, (4): 12-16.
- [15] 廖美珍. 2005b. “目的原则”与目的分析(下)——语用话语分析新途径[J]. *修辞学习*, (4): 17-21.
- [16] 廖美珍. 2012. 目的原则和言语行为互动研究[J]. *外语学刊*, (5): 78-83.
- [17] 李雅楠, 陈海庆. 2016. 目的关系的表征: 庭审会话选择问句(不)提醒功能探析[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 45-49.
- [18] 孙炳文. 2017. 从“言有所为”到“译有所为”——英汉语标记语的目的等效研究[J]. *外语研究*, (34): 34-38.
- [19] 吴红军. 2012. 疆维吾尔语庭审话语目的关系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40): 56-60.
- [20] 赵军峰, 陈珊. 2008. 中西法庭口译研究回顾与展望[J]. *中国科技翻译*, (3): 45-49.
- [21] 赵军峰, 张锦. 2011. 作为机构守门人的法庭口译员角色研究[J]. *中国翻译*, (1): 56-60.
- [22] 朱珠, 张威. 2021. 近20年国际法庭口译研究回顾: 兼论中国法庭口译研究的发展方向[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43): 78-83..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